



关于鸽子笼

我们生活在千千万万的鸽子笼里，你接受它们的束缚，有些你愿意，有些你不愿意。对于那些你不喜欢的鸽子笼，你当然要努力将它挣脱，但是，一旦你成功了，站在你面前的，又是另一座更大的鸽子笼……

后来，在不同的岁月时空中，常常有人问我有关于鸽子笼的二三事。

“好吧！就算这个地方真的像你说得那么棒，”来人总会这样问道，“说说看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吧！”

好啊！当然没有问题。

咱们高中时代的青春鸽子笼是栋不起眼的三层楼建筑，位于台中市省立台中二中旁边，离学校只有两条街。在学校附近的几条街上，像鸽子笼这样隔出小房间来租给学生的小公寓比比皆是：每到黄昏的时刻，狭窄的街道上就像是打翻了马蜂窝似的塞满了人。顺着街道走过去，可以看见方圆百里内的每一家小吃店、自助餐店都挤满了人，大伙儿都是一致的咀嚼吞咽傻相，端的是热闹非凡。

在这些大吃大嚼的场景后方，大约再高上几层楼的角度，那景象就比较诗情画意一些了。我的意思是说，每当黄昏的时候，橙红色的夕阳色调非常之棒，是那种将人的内心易感部位染上一片粉彩的美丽色调。

邻近的养鸽人家都会趁着这个夕阳时段遛鸽子。在色彩变换频繁的霞光映照下，鸽子老兄们在橙红色的天空里自在飞翔。养鸽人吹着悠长的笛声，在建筑物的最顶楼缓缓挥动长竹竿；挥舞过处，鸽子老兄们动作一致地在天空变换飞行的动作和角度。有时候你吃饱了、喝足了，走在回宿舍的

路上，一不小心看见这幅色调丰富的魔幻景象，也总会让你发呆发愣上好一会儿。如果是更诗情画意的家伙，也许眼眶还会跑上来一层雾也说不定。

关于鸽子笼的印象，家伙们的看法也颇有不同的见地。家伙也者，指的就是咱们同住鸽子笼里的伙伴们；一群来自不同远方县市的傻BOY 却也是你这辈子所能见到最善良可爱的的大好人。

来自大甲，长相凶狠，一记回旋踢可以踢过头顶，说起话来却斯文娇媚有礼的家伙叫做孔妹。

本籍云林，一脸帅样，电咖啡壶一插电却会让整座鸽子笼灯光为之一暗的家伙叫疯标。

来自台东，一双铁拳裂金断石，脾气却好得要了你的命的家伙叫猴子。

及其他。

对了，咱们少年故事中还有几个家伙并没有住在鸽子笼里，像罗西、像陈鸟育，还有几个常常与我们混在一起的家伙，他们都是台中市的本地家伙。纵使其中有些人还慎重考虑过要搬来鸽子笼寄宿，但是在住家附近另租一个住处，是十来岁小伙子永远难以达成的虚幻梦想；通常只要在他们们的爸妈面前起个头，申请书就会被大吼一声原件退回什么的。

喔！对了，最后，你当然知道，只要是谈到我们的高中鸽子笼，就一定得提一提我们还有这位天上罕见、地下无双的爆笑天王，来自彰化，最搞笑的老彭呆。

那么，家伙们对于鸽子笼到底有着什么样的看法呢？

“阴阴暗暗，冬暖夏凉，有时候还有一股淡淡的鸟粪味。”有洁癖的孔妹曾经这样说道，‘不过，等到周末时，你们这些家伙都回家去了的时候最棒。整座鸽子笼就像个古墓似的，好像全世界的人都消失在四度空间；一觉醒过来，那种你在什么地方、你是什么人都搞不太清楚的感觉最棒。”

“一般来说都还好啦！”疯标会啣着咖啡这样说道，“就是房间小了点，而且这种双层床真的是要了我的老命。”

说真的，疯标的感叹倒真的是肺腑之言。他老兄有种类似神经官能症的古怪习惯，早上起床的那一刹那，有时候他会迷迷糊糊来个精神十足的鲤鱼打挺儿，然后就结结实实撞在上铺的床板上，声音之大，连住在楼上的家伙们都可以听得见。

“这个地方很好啊！”我不是告诉过你吗？猴子是个再随和不过的好家伙。“附近买什么东西都很方便，离学校也近，而你们这群家伙也挺好相处的。”

至于老彭呆，因为向来他老兄都是一副少了十六根筋

的死样子，以至于有这种感性问卷调查的时候，我们总会下意识地把他跳过。然而，有关于鸽子笼这个地方，最感性动人的对白，却是从他的口中转述出来的。

高二下学期有个冬天的夜晚，彭果跑我这儿来和我瞎掰聊得晚了些 我就让他在我的下铺歇上一晚。

到了半夜，我却被一阵“叽叽喀喀”的怪声吵醒，那是彭呆点打火机的声音。他手上有着天底下最蹩脚的打火机，每次都会半天打不上火。不过后来他终于点着了。你当然知道接下来他就会点着一根香烟，因为没多久，房间就开始弥漫着一股燃烧的怪味道。

本来我打算再睡上一下子，但是很奇怪地，我就是没有办法再度入睡。我仰躺在上铺，眼角的余光可以看见窗外透进来一点月光，在彭呆吐出的烟雾中不定地折射，发出一种大理石纹路般的青色黯淡光芒。

过了一会儿，我忍不住在上铺吐了一口长气。

“干什么？你醒着吗？”彭呆警觉地说道，并且低声“哎呀”了这么一下。

“你小子又怎么了？”我没好气地说道，“还有更精彩的把戏吗？”

“烟烫着我的手指，”他的声音很好笑，低低地有些压抑，却有着一分钟前才捡到一块钱的贼笑格调。“难怪，

刚才一开始的味道不对，吸了好几口之后才对了。真现，我抽的居然是滤嘴那一边。”

“这是你这个死变态干过最精彩的一件事了，对不对？”

他用脚撑了撑我的床板，以至于我们的狗屎木板床抗议地发出一阵可怕的惨叫声。“我还有更精彩的哩！”他悄声地又顶了我一脚，以至于我整个身子暂时悬空了几秒钟。这真是非常的可笑，老彭呆就是这样一个恶心的家伙。

“你一定得这样才睡得着吗？”我发怒地说道，并且伸出手来把枕头斜斜地砸进老彭呆的床里。“蠢蛋烟鬼！”

说也奇怪，他居然就这样闷声不响了，好一会儿不说话。

我有点诧异，于是我爬起身来，打算探头下去看看。虽然屋里头不是很亮，但是我还算看得清楚他枕着双手躺在那儿的死样子。

“姓彭的，我现在可是比鬼还清醒了哪！”我像是只蝙蝠般地倒吊着和他说话，“所以你也别想好好睡觉。”

可是，彭呆还是那副死样子，直挺挺躺着不动。这以后我又向他说了几句话，可是依然毫无反应。我的脑袋瓜子已经有点充血的感觉了，正当我打算抽身回去的时候，老彭呆突然间“汪！”了这么一下。乖乖，我真的差点就此一跟头跌下床去。

更可恶的是，老彭呆居然乐得什么似的。

“我喜欢你摔断鼻梁的模样！”他怪声怪气地学那个老玉女明星拍广告片的腔调。我忍不住“噗”一声笑出来，一下子也没了脾气，于是只好又翻上床去躺着。

过了好一会儿，彭呆叫了我一声，我含含糊糊地应了他。

“喂！”他静静地说道，“我刚刚想起了一个人。”

总而言之，就是这样。在这个无聊的冬天夜里，每个人都躲在温暖的被窝里睡得舒服爽利，只有我，睡意全消地在这儿听老彭呆的傻话，现在还要正式迈向“我突然间想起来一个人”的无聊废话。

彭呆想起来的，是一个曾经住在鸽子笼的高三家伙，大伙都叫他诗人。我来到鸽子笼的前一年，彭呆曾经和他做过几个星期的室友。

‘不过，我认识他没多久他就死了，是自杀死的。’彭呆说道。

反正漫漫长夜也没什么事，于是我就维持着仰躺在上铺的姿势，听彭呆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这个叫做“诗人”的家伙发生过的事。

原来，这位诗人先生是个平素非常沉默的家伙，没有必要的话，他甚至可以一整天不开口。但是如果你拨空和

他聊上这么几句，你就会发现他的谈吐非常的高雅。而且，据彭呆说，这位先生生在咱们这个污浊纷乱的时代，无疑是件十分不幸的事情；如果将他设想成某位闲坐竹林饮酒作诗的先生，某位在原野上弹奏七弦琴、身边围绕着小动物的盲眼先生，或者是某位卖掉好马、卖掉名牌皮草去换酒的先生，看起来才会比较顺理成章。

彭呆和这位诗人先生也不算有什么交情，但是却聊过那么一两次层次颇高的对话，在这一两次的对话中，有一回他们就聊到了鸽子笼。

“诗人说，咱们这栋房子叫做鸽子笼，其实并不是因为顶楼有鸽子才这样叫的。”彭呆说道，“要不然，把它叫做‘鸽子楼’不是更贴切一点吗？”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没好气地说道。

“他的意思是说，‘鸽子笼’这三个字象征的，就是我们这个荒谬拘束的人生。”彭呆感性地说道，“比方说，我们现在住在这个房子里，就是一个鸽子笼；它拘束着你，让你留恋这里的人与事，不想搬到别的地方去，对不对？”

“对。”老天，听着爆笑老彭呆这样感性的语调真是令你一阵眩晕，害我连糗他都没了力气。

“诗人还说，我们生活在千千万万的鸽子笼里，你接受它们的束缚，有些你愿意，有些你不愿意。对于那些你不

喜欢的鸽子笼，你当然要努力将它挣脱，但是，一旦你成功了，站在你面前的，又是另一座更大的鸽子笼。”彭呆的声音逐渐变低，“可是，如果叫你不要挣脱，安于现状呢？你又会觉得不甘心，又会想：‘如果当初我有这个勇气，哼哼……’这时候，你其实已经又进了另一座鸽子笼……”

“那也就是说，”这会儿我有点懂了，点点头，继而想起我在上铺点头他老兄又看不到，“就像是俗话说的宿命纠缠什么的，是吗？”

“对。”

“然后呢？”

“然后？”彭呆的声调有点困惑，“然后就没啦！因为后来我要去吃饭，就没再听下去啦！那天的自助餐店有红豆汤做甜点，晚去的话就没有了，我可不想后悔一辈子哦”

真他妈的大了不起。我的意思是说，这就是老彭呆最气死人的不变格调，这么有哲理水准的人生领悟，他老兄就是有办法在零点一秒内给你转换成自助餐店的红豆汤点。紧接着他的睡意更是迅速袭来，没说上几句话就像狗一样沉沉睡去，只留下一个双眼圆睁、不知道如何调适心情的我。

当天夜里我一直没能睡着，脑子里不停地翻搅那个自

杀诗人的鸽子笼哲理。我还想起初中时代，曾经为了探讨人的生前死后问题，常常在课堂上没来由地一阵冷汗浹背。我就这样在无眠的夜里胡思乱想，想到后来，眼睛前面都是美丽的流动条纹，还不时烦躁地重重翻身。

你可以想象得到，睡下铺的彭呆被我翻来覆去吵得几乎精神崩溃，因为我们睡的这张双层床有着极度吵人的噪音配备，只消有点异动，它就像是一团天杀的军乐队一般大叫起来。午夜过后，每当我翻一个身，彭呆就用腿猛撑一下上铺的床板，尔后再沉沉睡去。这样耗到第二天早晨，他整个人几乎有三分之二是挂在床下水泥地上的。

当然，咱们少年时代这段鸽子笼往事，其实也算是挺久远的回忆了。但是日后的岁月中，我总是会在最难过最沮丧的时候想起它，想起这座三层楼、顶楼的黄昏天空有鸽子飞翔的不起眼小建筑；也常常会想起那个诗人家伙关于鸽子笼的说法。

‘我们生活在千千万万的鸽子笼里，你接受它们的束缚，有些你愿意，有些你不愿意。对于那些你不喜欢的鸽子笼，你当然要努力将它挣脱，但是，一旦你成功了，站在你面前的，又是另一座更大的鸽子笼……’

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的心中始终记得16岁那年的夏天，我第一次来到鸽子笼的景象，连所有的细部情节都记得清

清楚楚。

在那一个值得纪念的黄昏时刻，我站在街道的水泥地上，眼光注视着远方忙碌的人车来来往往，天上有一大群各种颜色的鸽子扑扑地飞过，远方的人家屋顶上有人用哨声指引着它们。鸽子笼的所在，和我的位置，恰好与落日构成一个巧妙的角度，一阵清爽的风吹过来，我一转头却看见整栋鸽子笼浴在胭脂色的夕阳底下，形成一个线条隐约的轮廓。

夕阳老哥在天台顶端探出半边脸，天际挂着几朵彩色的云，那真是幅极度好看的图画。你可以想象一个16岁的小鬼站在某一栋夕照建筑底下引颈而望，并且因而大受感动的情景。

换了是你的话，一定也会有同样感动的。

四边的住家灯光逐渐亮起，夕阳的光度也只剩下远方地平线的一抹微红。我陡地吸一口大气，胀得胸口发疼。空气中混着草香、泥土香、鸟粪味儿，以及16岁的九月里，整个夏天将要过去的奇异味道。



如果要我回忆自己的篮球生涯时，我想我还是会最想念咱们的高中热血篮球。

那种只有歪了嘴的篮框，除了青春之外什么都没有的纯爱篮球。

“唰”的一声，一个橙红色的篮球划进蓝天，扯出一条美美的抛物线，从4.3米外的中距离向篮筐接近。

那一瞬间，我的心脏几乎要跳到胸口之外；因为这是我生平第一场处女秀，打了多年篮球以来第一场正式比赛。

阳光、汗水、嘈杂人声，交错于快速的人影间隙；我接到彭呆的传球，在狂野的迷乱下一个漂亮的跳投，标出这辈子第一次的正式比赛出手……

投中与否，即将影响我这一生的篮球生涯……

划出美妙弧线的篮球仿佛是慢动作定格般地，正向篮筐掉落……

然后，嘈杂的空间中所有的声音陡地消失，在一片空白中，我只听见彭呆在我的身后长声惨叫。

“妈的！”彭呆绝望地大吼，“那是别人的篮筐啦！”

我想，彭呆的意思也就是说，我的处女作第一号长射是记投向对方篮筐的乌龙球。

托天之幸，那一颗超越时空世纪的大号乌龙球并没有应声入网，只是击中篮筐的后方，弹到对方某个傻大个的手中，并没有帮敌队得到两分什么的。

而穿越时空世纪的意思也就是说，一直到蛮久以后，每当我在深夜想起这一记天才的乌龙球，不管是在严寒的异国雪夜，或是在亚热带的燥热空气里，那股子脸上的燥

热之感，也总会像是潮水般涌上耳根，久久挥之不去。

对于篮球的美梦，我想那是我们那年代许多家伙的一致梦想。

夏日午后的炽热阳光下，你的汗水像是不用花钱的水龙头迸泻而出，均匀地洒在冒着热气的水泥地球场上。那时节大伙厮杀篮球的场地都不是很好，篮筐有点歪，篮板也许龟裂出一条大缝，所以你擦板绝对不能擦到那个部位；至于篮网更是种奢侈的高消耗品，通常只要装上不久便会被神准的三分射手们射破，大部分时间，你也只能对着那些仿佛没穿裤子的空荡篮筐投出各式美妙短抛长射……

可是谁在乎呢？那年代的小伙子们都穷，十来个人玩着一个打到已经变成和尚光头的没毛篮球，在汗气腾腾的35°C球场上，冲破三五大汉肥壮滑溜的肢体围障，凌空一记美妙的跳投，球儿无声无息穿透篮筐；虽然你也许搞不清楚那到底是记长射中的，还是一记货真价实的篮外空心大肉包。不管怎么说，那股子爽利激昂的美妙，是你花多少钱也买不到的珍贵美感。

说来也许你不相信，那年代的小伙子们压根儿不懂什么叫做芝加哥公牛队背心，没有穿过侠客气垫炫鞋；至于空中飞人乔丹，他老兄还在美国的大学宿舍里盯着魔术师约翰逊的海报发呆做着篮球梦哩！而且更难以置信的是，

虽然上述的现代篮球制式配备咱们一样也没有，可是大伙却还是挺诡异地，穿着一双篮球鞋，在发烫的夏日球场上玩得开开心心，痛快得要了每个人的老命。

基本上，这就是咱们少年时代的篮球情形。

再说那记乌龙球之后，全场的家伙们噼里啪啦一阵乱打，对方抢到我的乌龙球篮板后也没能投中，炎夏的水泥场地冒出热腾腾的白烟，大伙儿在场上热乎了好一阵子，到了中场的时候，本队以两分小小的落后。

这是高中二年级，咱们参加“西瓜杯高中校际篮球赛”的实况转播。那时节的高中小鬼们没有太多的生活消遣，有渠道的、而且不爱晒太阳的家伙们会去打打撞球，看看小电影。体力好一点的，而且不在乎皮肤能不能白得回来的家伙们，则投身在灿烂的阳光大地上，篮球、排球、足球、棒球，都是消耗年轻体力的好“勾当”。

咱们参加的这个“西瓜杯”，其实是很好笑的一项少年篮球比赛。比赛的奖品是什么你知道吗？是西瓜！如假包换的青皮条纹大西瓜！比赛的赞助人是在附近开了家水果店的篮球狂老伯。据说，这位老伯赞助“西瓜杯”已经有10年以上的历史，每年的比赛他捐出20个大西瓜，冠军得四个，亚军三个，除此之外，每个参赛队伍各得一个。所以每次比赛后，你就会看见一群小子蹲在树阴底下，张开